

陈福郎 著

浪迹天涯



浪迹天涯

陈福郎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9.5印张 2插页 230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

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400

ISBN 7-80534-157-5

I·148 定价：3.8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在耶鲁晚会上的哑剧	• 1 •
第二章	好望角之恐怖航程	• 17 •
第三章	香港升旗山的阴影	• 31 •
第四章	在新英格兰的怀抱里	• 48 •
第五章	他来到冒险家的乐园	• 66 •
第六章	洪仁玕和曾国藩都盯上了他	• 86 •
第七章	阔别十年再相聚	• 102 •
第八章	留在耶鲁大学的遗憾	• 121 •
第九章	美国南北战争的中国人	• 137 •
第十章	他叩开了中国留学的大门	• 153 •
第十一章	花旗国，鬼域乎？	• 166 •
第十二章	新大陆之异国忘年恋	• 181 •
第十三章	在秘鲁的秘密使命	• 202 •
第十四章	驻美副公使夫人玛丽	• 222 •
第十五章	厄运悄悄逼近留学生	• 242 •
第十六章	哈城西带山的白发银髯老人	• 261 •
第十七章	亡命途中的神秘人物	• 283 •
后 记		• 301 •

第一章 在耶鲁晚会上的哑剧

康涅狄格河，脚步匆匆地穿过新英格兰大地，向长岛海峡奔去。美国康州的纽黑文就在长岛海峡的北岸。19世纪时的这个港口城市，同新英格兰的其他地方一样，随处可见高大的橡树、火红的枫树和尖塔式的教堂。

这是1854年8月的第二个周末。纽黑文近郊的耶鲁大学洋溢着欢声笑语。耶鲁大学图书馆爬满常春藤的墙垣上，密密排列着尖塔，在月光的辉映下，恰似一块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。

麦克身着黑色长袍，胸前挂着一枚银制十字架，步履沉重地走向图书馆前的草坪。1850级二班的98名毕业生，正在这里开月光毕业晚会。临近草坪，麦克忽地彳亍不前，隐身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。草坪上不时爆起的欢笑声，刺激着他。他举头仰望明月，目光流泄着愤懑。他猛地意识到自己的憎恨心理似有渎神之嫌，一股寒气袭上身来：不，不，我不能干，这不是上帝的安排，是魔鬼在同我开玩笑。容闳，他看到了容闳。这位今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新闻人物，这位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，正矜持地与同学碰杯哩！

一位戴着孔雀蓝苏格兰圆帽的少女，瞅见了麦克。她迈着富有弹性的步子，朝麦克奔来。她叫玻西娅。

“麦克神父，你找容闳吗？”玻西娅迷人的脸蛋上闪烁着热情。她知道麦克曾是容闳在中国时的老师，现在他们又一同在耶鲁大学就学。

麦克一时张口结舌。他吃惊地看着玻西娅询问的眼睛，似乎觉得已被人看穿心中的隐秘，忙支支吾吾搪塞道：“不，不……我来看看热闹。”他似乎觉得人群中有一束恶毒的目光射到他的身上。他悚然地急急离开，不知自己是如何告辞了玻西娅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走出了校门。

麦克无意识地叫了一辆双轮马车。

“先生去哪里？”车夫问。

他不知道去哪里。街上行人不多，两侧高高悬挂着的煤气街灯，闪着白惨惨的光。

马车在大街小巷奔驰了一阵后，他才对车夫说：“到阿朋学校去。”

阿朋学校的督院布朗先生是麦克的故旧。布朗先生高鼻凹眼，下颏蓄着一撮赭红色的短须，态度自若，温蔼有礼。

“魔鬼缠上我了，魔鬼缠上我了。”麦克一进门就嚷道。

布朗捻着短须，神态安然地走至他面前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问：“这是怎么啦？魔鬼是害怕上帝的。”

“布朗先生，传道公会派我再去中国，不久就要起程，今特来向您辞行。”

“就这事吗？容闳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，他正要回国，你们正好同行。”

又是容闳。麦克一听到“容闳”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。

昨天傍晚，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燕尾服，正待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，刚走出校门，就有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驶到他面前。

“麦克先生，今晚独立大剧院演出莎翁的剧本《王子复仇

记》，我有包厢，走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有事。”麦克叫不出这位风度潇洒的大学生的名字，但在校园里常见到他。他有包厢？这的确对麦克产生了吸引力。漂亮的大学生拽住他的胳膊，有点无礼，但很亲热。

“麦克先生，请赏光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叫麦克？”

“你是耶鲁校园的骄傲，如果连麦克都不知道，还有资格当个耶鲁人吗？”

明显的阿谀之词，有点刺耳，但叫人心里很舒坦。麦克稍加迟疑后，愉快地登上马车。

包厢里只有他们二人。正当麦克沾沾自喜地品尝着自己高人一等的滋味时，漂亮的大学生突然从怀中抽出一张支票，在他面前晃了晃。

“麦克先生，这是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。怎么样，我们做一笔交易吧。”

“一万美金？”这庞大的数目，使他眼睛发亮。一万美金，交易，同我这神职人员交易？麦克的神经崩紧了，他怀疑地盯着对方。

“请你先收下支票。”

“不。”麦克本能地拒绝了。

他后悔今天不该来，几次动弹身子想中途退场，可又觉得身旁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量使他不敢吱声。漂亮的大学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揶揄地说：“先生，有点后悔了吧！一万美金呐！我来告诉你，事情很简单。你是同容闳一道去中国吧……”

麦克才听完几句，陡然变色，一把跳将起来。漂亮的大学生彬彬有礼地把他按下，说：“不要激动嘛，这件事一定得劳驾你！”

“你想威胁我？”

“威胁？你要是不干，我可以象摁一只臭虫一样，把你除掉，还可以做得天衣无缝，信不信在你。尊敬的先生，请便吧！”

舞台上，剧情正进入高潮，观众屏息谛听，剧场出奇地静。麦克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狂跳。上帝呵，全能的上帝啊，不要让我遇见魔鬼的试探吧！他内心不住地祷告，悄然离开包厢。

麦克出了剧院，一辆街车驶到他面前。带蓬的车厢里，已有一名乘客。麦克一上车，马蹄声便得得地在路面敲响。麦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才开始打量坐在自己身边的乘客。这乘客戴着一付墨晶眼镜，正狡黠地朝他笑着。麦克感到不对劲，一把雪亮的匕首已直指他的喉管：“那笔交易，你必须干，否则……”戴黑眼镜的乘客说完就跳下车，钻进一条胡同。

“布朗先生，魔鬼缠上我了。”

布朗先生这才发觉麦克神情有点不对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难向你说清。我想，我不能与容閔同行。啊，不，我必须与容閔同行。一切让上帝去安排吧！”麦克紧紧地攥住胸前的十字架。

二

耶鲁大学图书馆前的草坪，毕业晚会气氛渐酣，各人相继表演即兴节目。正规端庄的，幽默滑稽的，自我丑化的，形形色色，每个人都在竭力留下自己的形象，给同学，给老师，给校园。

玻西娅正在唱一首圣歌。她个子不高，有点象东方少女，但她却是地道的白种人。那张脸蛋很迷人，尖尖的下巴颏，方方的牙床骨，茶褐色的圆眸子，藏在一圈微微上翘的长睫毛里。一头

浓密而柔软的栗色卷发，使她显得朝气蓬勃。

容闳定定地望着玻西娅。她对他是极富魅力的。她身上混杂着两种气质：母亲给她的娇柔，父亲给她的豪爽。他坐在草坪上，心里跃跃欲试：我何不上去同她二重唱？玻西娅，玻西娅，我要让你永远记住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同学。我应当上去与她同声合唱。他在暗暗鼓动自己。可是，一种无形的力却拽住了他。说不清是什么，也许是自尊，也许是懦弱。他在挣扎，他在摆脱。他痛苦地呼出一口气。

“容闳，你准备来个什么节目？”班主任白洛及蹲到容闳的面前。由于容闳是唯一的东方学生，他平素对容闳总是格外留意。

白洛及征询的目光，此时在他看来正是一种鼓励，正当他想跳起来，冲上前去与玻西娅合唱时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。

卡特伦！容闳看见他就眼睛冒火。

卡特伦长得很帅。他几乎高出玻西娅一个头，一米九的个头，高额角，鼻子大而强健。他的嘴阔大而平整。一头棕黑的软发随意飘散，显得杂乱，但很浪漫。他亲密地搂着玻西娅的腰肢，摇头晃脑地唱起来。容闳很不愿意看到他。从前，他们曾经是好朋友，卡特伦同谁都好象是好朋友。容闳对于他的乐天性格，的确有点妒嫉。

“……救主曾经如此应许：凡是祈求就得着；主的应许不能废去，只要相信不疑惑，每一祷告都有答应，虽然答应有早晚；也许经过许多曲折，经过长时的试炼。所以当凭信心祈求，充满盼望和感赞，直等时间到尽头，看见应许得成全……”

和谐的男女声二重唱激荡着人们的心田，气氛肃穆神圣。

你要祈求什么？想得到什么应许呢？容闳心里愤愤然。卡特伦身上好似有一股气势，压得容闳喘不过气来。他知道自己个头

矮，虽然在国内尚属中等个子，但在这里却相形见绌。可是，同玻西娅还是般配的呀。他从形象到气质，都是方方正正的。国字形的脸：五官端正，天庭饱满，浓眉大眼，一道浓黑的胡髭，平添了一抹神采。

乐队奏起了舞曲，舞会开始了。

她穿着一身入时的晚礼服飘至他面前。他下意识地 把光转向卡特伦，卡特伦耸耸肩膀，摊开两手，做了个请便的动作，这刹那间的小动作，被玻西娅察觉了，她发出了一串不以为然的大笑。莫名其妙的笑！容闳不自禁地被她拉进舞圈。

他溜了一眼她白腻的脸庞。她棕色的眸子，闪烁着挑逗的火苗。他想到了刚才的合唱，心中涌上一股气，不知是恼自己呢，还是恼卡特伦。

“容闳，你是今年毕业典礼的新闻人物，你应当……”

“我应当什么？我应当狂欢？对不起，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，……”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。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这算什么！马上就要天各一方，又何必在她心中留下不愉快呢？

“对不起，容闳。如果我让你生了气，请你原谅我。”她的长睫毛搭拉在眼脸上，舞步也显得呆滞，只有两个耳环依然在容闳脸颊旁晃来晃去。
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就不能说点别的？他渴望她说一些充满友情的话。但他知道，玻西娅有玻西娅的性格。

四年前，他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考进耶鲁大学，虽然他到美国已经三年了，但还是拖着一条长辫子，穿着长袍褂。

当他第一天踏进耶鲁大学，照例吸引了许多目光，他对此已很习惯了。在经过运动场时，一个穿着短衣短裤，正在做健身体操的女同学，对同伴惊叫道：“呀，这是什么星球来的家伙呀，走，瞧瞧去。”她毫无顾忌地拦住容闳，捞起他的辫子，上下打

量着他的袍褂，与同伴们放肆地嘻笑着。容闳脸上热辣辣地。“中国辫子，中国辫子，听说女的缠小脚，天呐，小脚怎么走呀？”她拉着容闳认真地问。容闳虽然早就觉得辫子和袍褂都是累赘，不是什么国粹，决心去掉并不难，只是需要考虑到归国后的问题。可是，一个少女如此公然地嘲笑他，他怎么受得了。很快，他知道她叫玻西娅，他们同在一个班。她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快，总是直呼他为“中国辫子”。一天，容闳剪掉了辫发，穿上西装，班上不少同学表示遗憾，说他应当保留民族传统和风格，唯有玻西娅热情地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走，我们一起去运动场跑一阵。这样多利索，为什么要自我束缚呢？”他对她有了好感。

什么时候把自己同她联系在一起呢？他依稀记起来，那完全是同学们打趣的结果，否则他怎么也不会在她身上展开想象。有二十多个要好同学，在北校门外租了一座公寓。同学们要公推一位具有负责心的同学，跑采购，管理膳食。如果容闳是初来美国，他决不会去干此事，因为中国传统是轻视体力劳动的，读书人应当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。否则有失身份体统，辱没斯文。可是这里的观念不同，此地崇尚任何力量的培养。再者，他的奖学金很有限，若担任此职，可以省却膳费，这对他也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容闳以他的诚实和勤快当选此职。也就在这时，玻西娅时常到公寓来玩，并且时常在此用餐，更有甚者，她总是同容闳坐在一块。她还每每给他带来一些礼物。

“好哇，伟大的东西方爱情！”

“玻西娅，请你坦率地说说，容闳身上的魅力是什么？”

“东方的魅力！吃苦、勤奋、诚实、谦逊、克己忍让，这并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清的。”她说。

美国人的坦率，叫容闳目瞪口呆。你看玻西娅，半点羞涩也没有。正当容闳面红耳赤时，玻西娅猛地在他额上亲了一下，然

后吹了一声口哨，道了声“拜拜”就飘然而去。

这就是爱情？容闳没有这么单纯。但他想入非非了。

有一天，他壮着胆子请她一道去郊游。她却眨了眨眼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好有个约会。”渐渐地，她来公寓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与此同时，玻西娅与卡特伦却越来越热乎了。他虽然没有什么奢望，但妒嫉却是有的，有时还恨得咬牙切齿，是对玻西娅，也是对卡特伦，但对玻西娅恨得更真切。也许是因为那突如其来的额上一吻。

舞曲节奏加快，他们飞快地旋转起来。容闳盯住她红润的嘴唇，回味着当初甜蜜的飞来之吻。

“容闳，你应当留在美国。”玻西娅压低声音在他耳旁嗫嚅道。

“留在美国？”容闳非常意外，竟顿住了脚。她踩到了他的脚面，差点整个扑到他身上。今天上午毕业典礼之后，已有许多人要求他留在美国，但现在是她！莫非她……不，不可能。他下意识地正要拥住她，她已立定脚跟，说：“我们坐一坐。”他冷静下来……她不会是真的。唉，好合好散，对，我怎么如此小家子气，未免太认真了！她是美国女大学生，可不是中国戏剧里钟情的闺阁小姐。反正我是要回国了，管她虚假也好，钟情也好。钟情？哈哈，好个自作多情！

卡特伦叉着双手，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俩，脚尖和着舞曲在打拍子。

三

卡特伦端着两杯鸡尾酒迎上了容闳与玻西娅。

“玻西娅，让我们同容闳干一杯。往后，天各一方，不知什

么时候才能见到我们的中国朋友。”卡特伦递了一杯给容闳，但玻西娅没有接酒杯。

卡特伦脑际中划过一道亮光：难道他们的情弦又接牢了？他轻轻地揽着玻西娅的肩头，把酒杯送到她的唇边，马上又同容闳碰了碰杯，说：“我们俩同你干了这一杯。容闳，正象你说的，中国需要开眼看世界，你就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，你回国后一定能成为一把钥匙，开启那古老的帝国大门。前程无量啊，容闳！老朋友，我们衷心地祝福你，上帝会让霞光铺满你的前程。”

前程？容闳好象掉进一个无底的洞穴，轻飘，失重，心高高地悬着。大学毕业，人人都有一个前程的问题。就要走向社会，服务人类，前面是荆棘横生，还是锦绣道路？在他人看来，他简直是上帝的宠儿，只要他愿意，美国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。奇货可居，他深知其中的奥妙。

昨天，《纽黑文日报》在醒目位置，以三栏标题刊出了一则消息：第一个中国留美毕业生容闳，将于明日在耶鲁大学戴上学士帽。今天上午，纽黑文的许多市民自动前来参加耶鲁大学应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，这与报纸发表的消息不无关系。容闳穿着黑色学士袍，站在毕业生的行列里，接触到许多友好的目光和笑脸，他看到了布朗牧师，心里一阵滚烫。就是这位善良的长者，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受到美国高等教育的人。此时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感到：中国“四书五经”的教育内容，在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，显得多么苍白。可怜呵，我闭塞虚骄的祖国，世界在日新月异，你却沉溺在万古不变的中央帝国的美梦中！校长戴伊博士将一顶方形学士帽戴到他头上时，他感到一阵轻飘飘，觉得自己在无限伸长高大，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涨满了他的胸怀：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造福中华民族。我要为她争

光。

毕业典礼结束后，第一个迎上他的是来自哈特福德高等学校的布什内耳博士。布什内耳博士是个中国问题的爱好者，他曾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：《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》，引起他的极大兴趣。那天，他见到《纽黑文日报》上刊登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即将毕业的消息，马上猜出容闳无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。当容闳矜持地摇摇头时，布什内耳博士嘻嘻笑了：“伟大，东方人的谦逊。”容闳对“谦逊”二字已听得很多，越听越不自在以至渐渐反感了：我们中国人难道就知道谦逊而没有竞争力吗？他的羞涩消逝了，马上承认他是那篇文章的作者。

“容闳先生，你认为中国急需开眼看世界吗？”

“是的，布什内耳博士。当英国的炮舰轰开我国大门的时候，我国皇帝还在问：英吉利在何处？我积弱积贫的祖国，如果再不开眼看世界，就要成为西方列强的盘中菜。”

“容闳先生，我钦佩你的爱国心。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当我的助手吗？我们一起来研究你的祖国。”

留在美国？容闳还来不及深思，又有许多来宾向他发出聘请，请他到他们的公司任职。去留问题他已想了许多。回国，今后的道路是艰难的，他很清楚。但是，他必须回国。他对布什内耳博士说：“请原谅，博士先生，我要回国，我的位置在我的祖国。”

这时，一位记者挤到他面前，问：“容闳先生，你能不能谈一谈，你为什么要回国？”

容闳不假思索：“人生在世并不仅仅是为了图动物般的生存而含辛茹苦，我曾勤奋不懈使我能受到教育，我感到我应该把所学到的一点知识作出最大的贡献，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，而是为了造福于整个中华民族。”

舞曲再次响起。一对对舞伴象上下翻飞的海鸥，象翩翩相随的蝴蝶。整个草坪如一池飞速转动的彩色旋涡。

一年来容闳心中在酝酿一项计划：在中国开创留学生事业，要让中国青年到欧美学习，以实现西学东渐，使中国随着世界潮流前进。现在，他就要踏上归国之路，去实现这一伟大计划，他并不感到兴奋。他知道他的前途太渺茫了。国内等待他的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功名，怎么能进入仕途？不能进入仕途，何以实现计划？耶鲁大学的文凭固然很光彩，但在国内很可能换不到一块烧饼充饥，谁知道文凭是什么！他没有显赫的社会关系，有的只是为数很少的几个贫穷的农民亲戚，他将靠什么安身立命？又凭什么登上社会的高层？更何况数千年来，朝野上下，都是把忠信礼义、孔孟之道当作治国安邦之本。至于科学技术，算什么货色！谁能相信，向西方学习已是当务之急？弄不好就成了名教罪人、士林败类，象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扔进火刑架一样。是的，浓烟遮不住无边无垠的天空，人类通过火刑架，终于飞向宇宙。但是，一想到要靠自己单薄的力量去披荆斩棘，他就觉得底气不足。卡特伦说得多动听：上帝会让霞光铺满你的前程。霞光？伴随我的将是一步一个脚印，一个脚印一场苦斗呵！现在，他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：奋斗一生。是不是太悲观？也许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孪生姐妹。

卡特伦见他迟迟不饮，又同他碰了碰杯：“容闳，想什么呀？我相信你不会动摇回国的计划，上午你向记者发表的讲话多动听呀！”他转向玻西娅：“你说是吗？容闳最好的位置是在中国。我们相信，总有一天，通过容闳的奋斗，中国政府会派遣留学生来到美国。”

卡特伦的手还搭在玻西娅的肩上。容闳觉得卡特伦似乎是有意向他炫耀。他没好声气地说：“我不走了。我不可以改变计划

吗？”

卡特伦吃惊地瞟了一眼玻西娅。他心里掠过一片阴云：糟啦！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吗？玻西娅，你这个性感的小姐。这个不起眼的黄脸佬，哪一点使你产生兴趣？真不明白，我哪一点比他逊色？我不能败在这个中国佬手里。我早就料到，他们是藕断丝连。我不能让他留下，眼睁睁地让他战胜我。

卡特伦放开玻西娅，亲热地在容闳肩上拍了拍，说：“你不走？太好了。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大熔炉，我们十分高兴你在新大陆施展你的才干。不过，容闳，你可不能夺走我的玻西娅，你们中华民族最讲人伦关系，最提倡克己忍让的利他精神，假如你爱玻西娅，你可不能同我争夺哟。友情至上，哈哈，友情至上。”

“卡特伦，请你尊重我的人格。”玻西娅生气地噘起嘴巴。

容闳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语回击卡特伦，憋得心里难受，他乘班主任白洛及召唤他时，留下一个轻蔑的冷笑，离开了他俩。

四

往日充满青春活力的公寓，突然沉寂下来。容闳把最后一个同学送出了大门，一种可怕的寂寥感咬住了他。

“都走啦？容闳，你什么时候回国？”房东是个北爱尔兰血统的高大女人，她来收回公寓。

容闳待房东走后，一个人倚在窗口，眺望着绿树掩映的耶鲁大学校园。同学们一个个都归心似箭，只有他好似一片浮萍，在水面上荡漾着。他有祖国、有亲人，有他的根。但那里是一片混沌。如果能有一批同学回到那里去，他就不至于这样忧心忡忡，他的确太孤单了。

这几天，他无论是干什么，她的身影总是在他眼前幻现着。

他很遗憾，如果当初玻西娅压根儿就没有理睬过他，也就无从遗憾。但是，感情一经触发，就很难熄灭，总是不时地死灰复燃。不论他诅咒过她多少次，可是一见到她，另一种感情就占据了他的神经。他毕竟已是二十六岁的人了。论年龄，他是班里的老大哥。他渴望爱情和异性，他希望有一个美国女子为妻室。当他尚未立志回国去实现伟大的留学生教育计划时，他这种愿望是极强烈的：我一定要娶一个美国女子。他在这里呼吸到人文主义的空气，一想到国内残酷的封建礼教，那以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定终身的婚姻，他就象只出了笼的小鸟，再也不敢想象重新被困囚笼中的滋味。如果玻西娅这时向他敞开情怀，他会不会打消回国的念头呢？……别想入非非了，容闳！不过，我得找她正式地告别。在昨天晚上的毕业晚会上，我留给她的印象太坏了，难道不是情人就非得成为仇人吗？为什么不能成为终身朋友呢？我这来自礼义之邦的人，未免太失礼了。又是“礼”！我什么时候才能把“克己忍让”这个怪物从血液里消除掉！当初，我如果不主动退却，而是与卡特伦一决雌雄，鹿死谁手，还很难预料，尽管他是大金矿主的儿子，尽管他风度翩翩。哼！

容闳慢条斯理地整理着书籍。他感到自己很富有，他所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，在国内儒生看来简直是天书。但他也意识到有点不足，没有学到多少实用的技术。他已经在耶鲁大学雪菲尔学院选修过一门测量学，他还希望能再多学点真实的本领。但一个人就是有十门八门技术，于一个庞大的中国有何补呢？需要的是造就一批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！如果玻西娅能同我一道去中国那该多妙呵！怎么，又是她？真该死。我还是应该同她告别一下。如果，如果能吻她一下，才值得，才不枉此生，对，我应当去找她。

容闳迅速地把书籍捆扎好，又整理了一下衣饰，兴冲冲地走

出公寓。

玻西娅的家就本城，父亲是个银行家。她家的住所，环境极幽雅，一幢四层楼的大理石住宅，四周是树林、草坪、假山和游泳池。卡特伦正同玻西娅在打网球。

“玻西娅，你今天怎么啦？球打得太糟了。”

“卡特伦，谢谢你陪我打球。我的心情太坏了。算了，不打了。”

卡特伦跑过去，要拉她的手。她一把甩掉他的手：“你什么时候去洛杉矶？听说准备修建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。铁路修好后，你去西部就方便了。”

卡特伦接过她手中的球拍，说：“我不想去西部，我打算到纽约或者波士顿去开创我的人生。玻西娅，你能不能……”

玻西娅猛地向前奔了几步，回头说：“卡特伦，我已对你说了多次，别再对我说这种话。”

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我喜欢你，但我不爱你。”

“难道是为了容闳，可他……”

“请你闭上嘴巴！”

卡特伦把一双网球拍送到她手上，攥住她的双肩，猛地摇撼了几下，说：“后会有期。”

卡特伦走出大门时遇上了容闳。

他们静静地对视了一霎。卡特伦冷冷地盯着容闳。容闳好象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嗫嚅着说：“我想同玻西娅告别一下。”

卡特伦露出了一丝微笑，说：“你来晚了一步，她已去波士顿旅游了。”

容闳一下坦然了许多，他同卡特伦握了握手：“卡特伦，我们也就此告别吧！祝你幸福。”